Unfortunately, they didn’t get together at the end.

It was a afflicted story, although her friend that are most intimate to her, also not even hear at least a word about that. About this matter, she didn’t want everybody to know.

As it was very hurt to her.

If one day we need to be separate in to places, will you forget me?

In the everyday and the life that I was not exists.

Will you forget me?

冬日的一个夜里，本该是她已经在床上熟睡的时刻。一反常态的，他怎么睡也睡不着，就是训练过的躺下就睡的习惯，此刻也不起作用了。

突然间，床头的手机在寂静的空间里大肆作响。

他不想这通电话会是秋日打来的，但拿起手机，发现备注上是秋日二字。他忙坐起身，接起电话。“秋日。”

“起源。”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怎么了？”他像平时那样回应着。今日，莫名的有些不安感。

“我不能回去了，”她站在铺着一层浅浅的雪的平地上。脚下不轻不重地踩压着亦是不硬不软的雪地。

她沉默。起源静静地等着她回答。一会儿，她才开口。“一月十八日，是考试。”

起源沉默了一阵，缓缓道：“我过来吧。”

“你过来？”

“嗯。”

“好。”

“你现在在哪里？”

“户外。下雪了。”

“冷吗？你有穿羽绒服吗？”

秋日听着这话，看了看自己身上薄薄的外套。嘴角勾起来，“有。”

“多喝热水，三餐记得吃，不要吃得太少。”起源拿着电话来到电脑前，操作着。开启电脑后，打开网页进入订机票的网站。

“嗯。”

“好好回答。”起源视线一道手机上。即使是看不到她的，但注意力就是往手机上去。即使她看不见，但依然会看着手机，下意识地释放压迫感，以让她做到他要她做的事。

哪怕只是好好回答他。他不喜欢她淡淡地“嗯”一声来回应他。这样让他觉得，她根本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知道啦。”

“我三天过后就到。”

“好。”

“秋日。为什么会在户外？睡不着吗？”起源担心的问道。今夜她没有睡，难怪他睡不着。

“不是。本来睡得很熟了，但是教授突然……打电话来了。就是通知我们会有考试。”秋日道，“很抱歉，不能回去一起过了。”

“没关系，我会过去找你。那个地方，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带我去。”

“那要等明年了。”

“为什么？”

“就是要新年去才漂亮啊。”

“那好吧。等明年。”

“嗯。你刚刚是睡了吗？”

“没有，”起源说。“我睡不着。”

“失眠了？”

“没有，平时都不这样的。”

“那……是怎么了啊。”

“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你快去睡吧，你不是训练有素吗？强制思绪一下也就睡去了。”

“嗯，好。”他只应了这么一句，是在暗示着她给他说晚安。

“好，那我挂了啊。”可偏偏她就是这么个纯淡的人，都没清楚他的意思。

“秋日。”他叫她的名字。

“嗯？”秋日应道，语气微微上调，是疑问的语调。

那么明显了还不明白。他暗暗地叹了一口气。“你是不是忘了说什么？”

“有吗？”秋日微微蹙起一边眉。

“晚上了。你给我打电话，然后现在要挂了。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吗？”

“哦，晚安。”

“再多说一次。”

“起源，晚安。”

“我提醒过你好多次了。我不想要再有下一次。”

“知道了。”

“好。挂了电话后，马上回单位去，用热的湿毛巾抹身，喝热水，马上上床睡觉，不准踢被子。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晚安。好好睡觉，不要想事情。”起源道，“你挂电话吧。”

“嘟——”

秋日挂掉了电话。起源其实很想问她，能不能把考试放一放，下一次再考。那一次她同他提起那个地方，他其实很期待。

“那个地方很漂亮，我们可以在那里拍照。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她当时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一直回响在脑里。

起源操作着电脑，订机票，进钱支付。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夜，他们挂了电话以后。她那里天又下起了雪。她站在雪地里，看了一夜的雪。

两人都期待着三日过后的相见。

没料到的不测之祸却是在相遇之前，降临了。

两人是从未想过的，以至于发生的时候，虽身在不同之境，却是同样的措手不及。

所谓的不同之境——便是他们是对立面，而他是强大势力的，她是受害的，且无力反抗的。

那是个雪下得很重的一个日子。

本来早上还是有太阳的，大地上铺着一层白色皑皑的雪，空气很是宁静，雪的吸收使空气中失去了传播的杂音，寂静安宁。秋日在大学里的宿舍里缓缓步行，看着天边的太阳，以眼睛直视着。

冬天的太阳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刺眼。她静静地站在阳光下，被阳光包围着，依然没有温暖一点点。气温实在是太低了，连阳光的温度都到达不了，被冷空气吞噬。

能接收到的，只有刺眼强烈的光线，被照耀的人兀自以为温暖。

秋日看着测温仪上显示的温度，却觉得洋暖。

像在冬天的时候烧了地龙，体温是极冷的，但因为周边温暖的温度感受到了自己手脚的冰冷。

**像是爬上喜马莱雅山的圣母峰，冷得出现了幻觉，以为自己很热。**

秋日不在意这种无意间的感受与思绪，因为今天他会过来。

他并没有告诉她切确的时间，她也有些担忧他能不能找到她。地址是给他发了，因为他没来过而总是提着心。往年都是她常常回去的。

算起来，已经是表白心意过后的三个半个年头了。好像很短也好像很长。

不过今天才第二天，他说他是三天后到，第三天了也未必会到，预期是第四第五天，她才会见到他。

并不是很久没见，也就两个星期。而且一直都有电话联系。她不会给他打电话，但他每天三个时段，都会给她打电话，查看她的状态。他总是很聪明的，听一听她的声音便能知道她怎么样，有没有不舒服。

她是不会主动联系他的，一来因为很忙，二来则是她觉得他也很忙，即使在晚上失眠的时候，也绝不会给他打电话。

晚上失眠的时候，她会静静地关掉信号，给他发着他看不见的信息。发着发着就会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来，再尽数删掉。

她从来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他一直在引导她去晓得这一切，去有所行动。